

一個

啓智班老師的心情故事

蕭朱亮

十五年前，我是旗津島上一個小漁村學校的普通班老師；放學後，我常陪著學生在沙灘上慢跑，或是在操場上打球；假日時，我帶著學生背著畫袋四處去寫生，赤崁樓、安平古堡、月世界、墾丁及鵝鑾鼻都曾留下我們的足跡。他們不僅是運動比賽的常勝軍，更是繪畫活動的優勝者，他們不僅是運動比賽的常勝軍，更是繪畫活動的優勝者，他們的優異表現足以媲美市區的美術班學生；因此，我得了繪畫比賽指導老師獎，在漁村的小學裡，我是一個前途無量的年輕老師，深受學校及家長的期待！

當我把將任教啓智班的決定告訴我的學生們，孩子們的臉上充滿著疑惑，他們問我為什麼？甚至懷疑是不是因為他們不乖，讓老師傷心的想離開！十多年後，孩子長大了，他們的臉上已沒有懷疑和困惑，他們已了解老師當時的決定和選擇。校內的同事曾開玩笑的說：「阿亮！你是不是頭殼壞掉，普通班的好好的不教，要去教沒人要教的啓智班！」而今，同期進中洲的十多個好友，只剩下頭殼有點“秀逗”的我留了下來；離開的，有的成了師院的教授、國小的主任、國中的老師。多年的青春歲月，只因

爲對中洲的不捨和智障孩子們一份深深的眷戀，讓我留了下來，而一轉眼，已過了十九年。

任教啓智班的前幾年，常穿梭在中洲的街巷內，只爲了拜訪智障孩子的家長，而巷子裡的孩子們常會驚訝的告訴他的友伴：「伊是白癡班的老師！」然後一群孩子的目光集中的望向我，眼神中有著孩子的童真，但淚水卻在我的眼裡打轉，我知道這個標記也深深的烙印在我班上孩子的身上。我也知道，特殊教育必須從學校走出來，走入孩子們生活的社區中，而家長的再教育，才是我需面對的第一步！

十多年前的中洲，還有著傳統的風俗民情，根深蒂固的舊觀念深深影響著家長對特殊教育的接受度；我要說服的不只是孩子的父母，更常是他的爺爺和奶奶。一次、二次、甚至三次的拜訪和溝通，只爲了讓他們知道我的誠心。而爲了幫助孩子得到適性的安置與輔導，嚐試溝通了二、三年亦是常有的事；這條尋找孩子的路，從中洲一直延伸到旗津那窄小的巷道內，破舊擁擠的房舍中夾雜著雞鴨貓狗的糞便味道，雖已習以爲常，但內心的不忍卻久久難以平息！孩子已有

先天的障礙待克服，而後天環境與教育的貧脊，豈不又雪上加霜？以我一個人的力量，真能改變多少？

後來我把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告訴了校長，希望集合校內老師的力量，一起來幫助貧困的家庭和亟需救助的孩子，於是成立了「教育愛慈基金會」，多少彌補了我心中的遺憾！直到我遇到了阿盛，我有了力不從的挫折感！

那年我發現阿盛時，他已快十歲，重度腦性麻痺，說話不清楚、不會站立、不會走路，更不會自己吃東西，和眼盲的奶奶成天躲在陰暗的角落裏。我緊緊的握住他的手，從眼神中我感受到他學習的渴望；但是中洲的設備不足我的專業能力又不夠，我如何幫助他走出來，達成上學的第一步都很困難？這一步卻走了一年，經過他姑姑的努力才進了屏東勝利之家。

再次見到阿盛已是三年後，他不想上學了，老師的勸導、姑姑的勉勵全無效，最後想到了我。雖然我們只見過幾次面，阿盛仍對我有著深切的印象，姑姑親自帶他到我家，經過我的鼓勵和肯定，我們訂下了約定，他終於又快樂的上學去了。隔年，再有阿盛的消息已是他即將被勝利之家退學，因為誤食乾燥劑而被認為有自殺傾向，他的就學夢已難完成！

我急切的尋找可以安置他的環境，卻又因他不會生活自理而無法順利轉學彰化仁愛學校，被摒棄於學校之外的他更加傷心了！由於家境是低收入戶，父親忙於工作養家，母親知識水準不高，自顧不暇，更遑論

接送他上學，走進學校大門又何其艱難！沒有學校可接受或安置他，最後我決定自己來教他，從開車接送他上下學、協助他吃飯、大小便，到建立生活與學習的能力。這一切，讓我重新去體驗如何當一個“人師”，從深切的感受和挫折之中，我更加的惜福和感恩！

報紙上曾刊載我的小故事，卻引起了他人的歹念；一日，一自說歸國華僑的家長帶著他的孩子來中洲找我，他說他回國設廠，員工及他自己共有四、五名智障的孩子需要就學，要我幫忙施測及協助安置。會談後，我親自載他到火車站搭火車，並將老婆要生產用的存款二萬元借給了他；我知道自己有可能受騙，於是往火車站的一路上，我說的是對人的真誠對孩子的摯愛，希望他能體會。到了約定施測的日子，他沒有來，但是他來電表明對我的失約和歉意！我用了我僅有的二萬元，測試了對人性的考驗！一直到現在，內心沒有對錢財失去的不捨，卻仍存有一絲絲多年前對人性的真心期盼。

多人笑我傻，也笑我癡！十多年來對特殊教育的執著與熱愛，又豈是言語能言傳，他人所能體會！同期的師專同學成了局長、校長、主任，同事已為博士、教授，而我還只是中洲漁村裡的一個啟智班老師。面對同事的鼓勵和家人的期待，又豈能無動於衷！其實捨不下的還是中洲的一草一木，家長信任肯定情和班上那群孩子的心！（現職高雄市旗津區中洲國小啟智老師、花蓮師院特殊教育教學碩士班研究生）